

朱德发文集

朱德发 著

第二卷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序评集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古今文学通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朱德发文集

第二卷

中国五四文学史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发文集:全10册/朱德发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09-07570-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德发—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326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朱德发文集(第二卷)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开(169mm×239mm)

印 张 28.5

字 数 4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7570-1

定 价 498.00元(共十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2925888



目 录

中国五四文学史

绪论 五四文学“现代型”特征的宏观审视	003
新的启蒙文学	003
“为人生”的平民文学	005
白话化的文学	009
体裁大解放的文学	012
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文学	014
第一章 五四文学运动	019
第一节 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	019
第二节 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复杂背景	039
第三节 文学革命的演变过程——酝酿、倡导	059
第四节 文学革命的演变过程——发展、深入	075
第五节 文艺思想的论争	096
第六节 文学观念的更新	113
第二章 五四新诗	133
第一节 从“诗界革命”到新诗运动	133
第二节 白话诗的倡导与新诗的勃兴	146
第三节 诗歌革命论争与新诗理论建设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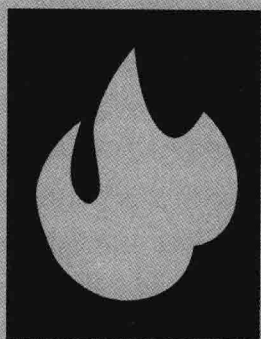




第四节	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	173
第五节	《新青年》与《新潮》的白话诗作	199
第六节	《星期评论》与《少年中国》的白话诗作	217
第七节	白话诗的总体特色及其新发展	229
第三章	五四小说	250
第一节	从“小说界革命”到新小说诞生	250
第二节	新小说美学的形成	271
第三节	小说革新的整体面貌	296
第四节	新文学巨星鲁迅的小说	318
第五节	“为人生”的“问题小说”	342
第六节	重艺术的“自我表现”小说	372
第四章	五四戏剧	392
第一节	从戏剧改良到戏剧革命	392
第二节	萌芽期话剧创作概观	413
第五章	五四散文	429
第一节	从“新文体”到现代散文	429
第二节	白话散文创作鸟瞰	439
后记		452



中国五四文学史



朱德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ZHONG GUO WU SI WEN XUE SHI



绪 论

五四文学“现代型”特征的宏观审视

五四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是一种具有“现代型”特征的新文学,从宏观上加以俯视,它既是新的启蒙文学,又是“为人生”的平民文学;既是白话化的文学,又是文体大解放的文学,也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文学。

新的启蒙文学

启蒙家呼唤着新文学,新文学服务于思想启蒙。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五四时代的启蒙家对新文学发出强烈呼唤,要求新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致使新文学带上了浓重的启蒙色彩。

所谓启蒙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启蒙,就是以现代的科学 with 民主意识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人们觉醒,争取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狭义的启蒙,是指十八世纪欧洲文化史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它是继文艺复兴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并产生了许多为宣传启蒙思想服务的著名作家和作品,而这些启蒙文学家又多是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民主思想为武器,把人性从宗教迷信、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精神锁链下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及由此而产生的启蒙文学,虽然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但由于时代条件和文化心理结构不同,致使五四启蒙文学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新启蒙文学的思想内涵是由复杂的现代意识构成,它是各种对立于封建意识的新思潮的混合体。不仅文学巨匠鲁迅的启蒙文学的思想内涵深邃复杂,就是冰心等的启蒙小说的思想倾向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过启蒙文学的思想都属于现代意识范畴,都担负着启封建之蒙的时代使命。周作人提倡以新文学宣传人道主义,讲人意辟





人荒;李大钊提倡新文学应导以平民主义;沈雁冰主张德谟克拉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明灯,等等,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启蒙文学思想内涵的灵魂是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崭新的现代意识已剔除晚清启蒙文学内容中的封建意识残余,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融合进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二是启蒙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广阔的,并不是狭窄而单一的。从文学作品来考察,有的作品是为着唤起人的觉醒,争取人的解放,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有的作品表现自我内省,反映自我认识能力和价值观念的多重性以及心智活动的复杂性,这是侧重于情感启蒙;有的作品是从吃人的封建制度和礼教下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目的在于唤起一代沉睡于铁屋里青年的觉醒;有的作品把个性解放同唤起民众的觉醒结合起来;有的作品把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同唤醒现实革命的觉悟联系起来;有的作品把表现赤裸裸的人性同唤起集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有的作品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启蒙和情感的启蒙结合起来。由于五四时期的政治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不可能像胡适设想的那样先单独搞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然后再搞政治革命;它们几乎是同步的,这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先于政治大革命不尽相同。因此五四启蒙文学的政治思想或民族意识的启蒙任务,要重于、大于个性、理智、情感的启蒙。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他的启蒙小说最能体现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启蒙功利特色。鲁迅的启蒙小说总是把唤起民众的觉醒同改造整个社会人生联系起来,总是把改造国民性同探讨辛亥革命的教训联系起来,总是把个人解放同整个国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所以鲁迅的启蒙文学比西方启蒙文学具有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和更崇高的功利价值。三是启蒙文学家大都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和国民灵魂的解剖师,启蒙文学的中心任务在于能否真实地画出现代国人的灵魂来;所以五四启蒙文学的突出特征则是勾画出一幅幅国民灵魂图,若综合以观仿佛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展开一部中华民族心理发展史和一幅现代国人灵魂的纵剖图。有的作品从灵魂深层综合地刻画出国民精神的斑斑伤痕,几乎把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凝成的民族心理的弱点或劣点全盘托出;有的刻画出五四青年的充满危机感、焦灼感、苦闷感、孤独感、悲伤感甚至颓废感的灵魂;有的作品勾勒出被历史和现实的传统习惯或丑恶势力扭曲了的变态了的灵魂;有的作品描写出灰色知识分子的卑鄙、庸俗、自私的灵魂;有的作品刻画了下层不幸人们的被侮辱被损伤的灵魂和麻木愚昧的心理世界;也有的作品开掘出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及善美的品质;也有的作品刻画了被奴役被压迫人民那颗不安或愤怒的心,等等。

刻画现代国人的种种灵魂并不是启蒙文学的目的,旨在通过针砭、疗治、改造或赞扬,来塑造国民的理想人性,来锻造具有现代意识的国人灵魂,从而真正唤起人的觉醒、国民的觉醒和民族的觉醒。四是五四启蒙文学带有鲜明的理性或思辩色彩,虽然思辩显得深度不够,但同西欧启蒙文学相比尚未流入理念化。五四启蒙文学的理性或思辩大都蕴含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或情节的组合中,或宣扬某种主义、原理和思想,或表现某种人生观、宇宙观和人生思考,基本上能同人物或情节的描绘交融为一体。鲁迅的小说大都具有一种发人深思的哲理意味和一种理趣美;当然也有的作品所表现的理念显得空泛,或流入说教。

启蒙性是五四文学的“现代型”特征之一,它从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载道文学”。古代文学的“文以载道”,大多载的是儒家、道家、佛家之道或理学之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则是扼杀了人性、人情、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乃至毒化了民族心理,养成了民族惰性;新的启蒙文学似乎也强调“载道”,不过它载的是民主之道、人性之道、科学之道、爱国之道、革命之道,目的在于解放人性,启封建之蒙,唤醒人的觉悟,肯定人的价值,从而使中华民族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为人生”的平民文学

五四文学的启蒙性特征与它的“为人生”的平民性特征紧紧胶合在一起,即新文学的启蒙目的在于改良人生,而这人生不是贵族的人生乃是平民的人生。当然,新文学为平民的人生是个含义极宽泛的概念,不能仅仅理解为平民的人生单是物质条件问题,也包括人们对平民生活的态度、人的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认识问题。文学为平民的人生,不只是文学的服务对象或描写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文学家自身的价值或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文学与平民的人生联系在一起,是五四文学别于旧文学的极为重要的特征,是新文学“现代型”的显著标志。

试把一部二十四史翻开,查查它的文苑列传;试把古来大文学家的文集翻开,查查他们的文学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文学者的地位及文学的价值。就文学者自身来说,即那些词赋之臣,常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装饰品,所谓“待诏金马之门”,名称虽颇动听,实际只是帝王的“弄臣”,所以东方朔要忿忿不平,扬雄也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土豪可以用金钱



雇佣一些文学之士,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连吕不韦得志时还招收文人做部《吕氏春秋》。文学之士在这种空气下,当然只有少数有骨气的文人不肯“为王门笞人”,而多数文人则自己辱没自己,不仅甘心处于为帝王将相豪门贵族粉饰太平装点门面这种附属品的地位,而且还认为自己“际此盛世”莫大之幸也,一些“史臣”也执笔大书特书皇帝陛下如何崇奖文士。可见,“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就居于正统地位的古代文学来说,不仅“登高而赋”一定要有忠君思想放在赋中,而且触景做诗也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即使做篇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惩恶的头衔。总之,“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理,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①;至于那些得志时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时借文学来发牢骚的消遣品,更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了。不论“文以载道”或者消遣性文学都不是平民的文学,不是人生的文学,而是贵族的文学。虽然中国古代文学在演化过程中也出现些带平民色彩的文学,但从文学总体的构成来看贵族文学始终占正统地位,“儒教道教”、“神道设教”成了贵族文学的主导思想倾向,大多数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只晓得帝王将相达官贵阀或佳人才子,不晓得还有广大民众,不晓得还有平民人生及人类共同感情。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既没有解决文学者与人生、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没有确立文学“为人生”的观念,更少有放射出平民主义精神的作品。

从世界文学的进程来考察,大致有和中国文学相似的情况。西欧中世纪的文学不仅是帝王贵阀的文学,也是僧侣的文学。比如英国就经过一个朝廷奖重文学、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就这一点来说与中国封建贵族文学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英国文学家不曾把文学当作圣贤的留声机,不知“文以载道”,他们却从文学中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个性”,次第又发现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西欧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精神批判了中世纪的贵族文学和僧侣文学,特别启蒙运动以后将世界文学纳入平民主义思想轨道,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与人生、作者与人生的关系问题;随着平民主义思潮磅礴于全世界,文学的人生化、平民化几乎成了文学发展的总趋向或世界近代文学的共同特征。罗家伦曾把中国古代文学同西洋近代文学作了比较研究,说道:“西洋文学是切于人生的,中国文学是见人生而远避的;西洋文学是为唤起

① 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人类同情的,中国文学是个人私自说法的;西洋文学是求真相的,中国文学是说假话的;西洋文学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国文学是贵族的、矫揉的;西洋文学是发展个性的,中国文学是要同古人一个鼻子出气的”^①。

五四时期是平民主义左右一切的时代,“对抗各种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②。无论是文学、戏曲、诗歌,“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它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③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它以强大的思想威力冲破了一切传统的文化观念,改变或调整了全社会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的位置和性质,当然也更新了一代文学观念,不管从什么角度来概括文学,如白话文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表现自我的文学等,从总体上讲,都流贯着平民主义精神,而平民化的“为人生”的文学可以囊括一切新文学的思想内涵。因此,唯有到了五四时期,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才同贵族化的古代文学和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实行彻底断裂,文学不再是帝王圣贤的装饰品或留声机,不再是达官贵阀的随心所欲的游戏工具。“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作它的背景”。况且,“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④。

五四时期的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它所表现的人生不是特殊阶级的人生,而是包括城乡劳动者的广大平民的人生;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即使那些强调表现自我的作品或称为“自叙传”的文学,也是透过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或自我生活经历来折射民众的人生。鲁迅、叶绍钧等作家的“为人生”文学固然是五光十色的普通平民人生的镜子,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的表现自我的作品难道就不是对人生的观照吗?不过前者所表现的人生是向外的、偏重于客观的,后者表现的人生是向内的、偏重于主观的;无论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都离不开平民的人生、社会的民族的人生这个大本源。“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虽然在新文学黎明期

① 《什么是文学》。

②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③ 李大钊:《平民主义》。

④ 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有人喊得很响,但它并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效果,那呼着为艺术的创造社诸君,大都没有忘记中国民众的多灾多难多悲多苦的现实人生,并没有钻进艺术的象牙塔。“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以及其他诸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所谓‘象牙之塔’一点也没有给他们准备着。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①。“为人生”的文学或重艺术的文学,归根到底离不开广大平民的人生,这不仅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的时代的条件决定的,也是新文学者本身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决定的。新文学所表现的人生不只是广大平民的苦难的悲剧的人生,也表现平民的理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为人生”文学描写的中心对象,不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阀、侠盗赃官、神仙妖怪、才子佳人、妓女奴才,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即由城乡劳动者、平民知识分子以及各种不幸的人们等,构成了作品主角的人物系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其一,“为人生”的平民文学具有个性色彩。“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时代曾明确地认识文学须表现人生,须有作者的个性”^②。五四时期出现的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是带着作者个性的,虽然不能说每篇作品都达到了个性化的审美要求,至少大多数作家能自觉地遵循“创作须有个性”的艺术目标去探索去奋斗,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便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作家和作品。“新文学革了旧文学的命,自当脱胎换骨,一新面目,才算是有出息”^③;唯有新文学者充分发挥独创性,才能创造出面目一新的具有个性色彩的新文学。提倡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它本身就为作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展示才华的自由思维空间,必然能极大的解放艺术生产力,使黎明期的新文学有了个性和活气。当然也要看到当时还有些模仿之作和雷同之篇。其二,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是一种自觉求“真”的文学。新文学者的美学倾向虽不一致,对真、善、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也有分歧,但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无不证明,他们都在自觉地求“真”,不论是注重客观描写的作家还是强调表现自我的作者,都把“真”字作为平民文学的最高品格。胡适提倡“为人生”的“问题剧”,突出强调易卜生那种敢于睁开眼睛看世间真实状况并敢于老实地把社会人生的种种腐败写出来的求实求真精神;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突出强调“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美学见解,将平民文学的“真”与“美”统一起来;郭沫若、郁达夫非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② 沈雁冰:《小国文学不能健全发展之原因》。

③ 沈雁冰:《独创与因袭》。

常重视内心情感表现的率真和真挚,要求赤裸裸地表现人性;鲁迅“为反对不真,不善,不美而毕生努力奋斗,以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①;沈雁冰把“真”字作为“为人生”文学的最高目标,并强调只有综合地表现人生才能创造出平民化的“真文学”。自觉地求“真”,不仅是新文学倡导者的普遍的审美观念和美学理想,而且几乎是所有新文学建设者在不同样式的作品中竭力创造的艺术境界。不论是一篇篇“为人生”的小说或者是一首首平民化的诗章,大都是真实的人生镜子或平民心灵的镜子;即使那些透过表现自我来影射人生的作品,也有个真的自我或真的人生在里面。因此可以说,求真是五四新文学的崇高品质,真实感是平民化“为人生”文学的最突出的美学特征。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或“代圣贤立言”的贵族文学,以及为游戏而游戏的消遣文学,从根本上违背了“真”的艺术法则,虚假性是其突出的特征。正是在“真”字上五四新文学同贵族文学和游戏文学划清了界限,特别那些以悲剧为审美特征的平民文学同传统的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旧文学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总之,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是“真”的文学,是人类的“最新福音”^②,是“现代型”新文学区别于中国古来正统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白话化的文学

新文学的启蒙性和人生化平民化,必然带来五四文学的语体化,即白话化,这是“现代型”新文学区别于文言化典雅化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特征。

“新文学运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西洋各国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字。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我相信新文学运动最终的目的虽不在此,却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这是可以断言的。”^③国语文学运动就是白话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往往伴随着国语运动;完成以白话文取代言文正宗地位的历史任务,使白话国语成为新文学的唯一语言工具,这是西欧文学由中世纪的贵阀文学或僧侣文学跨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阶段的必经之路,也是世界文学进化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①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② 沈雁冰语。

③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欧洲各国新文学运动最是从国语运动开始的。胡适曾说过,意大利最早的国语是拉丁文,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文言文,那时欧洲各国著书通信皆用拉丁文;直到十四世纪初意大利大文学家但丁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代替拉丁文,并以本国白话创作了《神曲》,不到一百年意大利便以白话国语取代拉丁文,并都用白话创作文学了。英国是个岛国,有数种方言,现在通行世界的英语是十四世纪以前伦敦附近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到了十四世纪出现了乔叟、威克列夫两位文学家,他们用“中部土话”进行创作和翻译,便把“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全国通用的白话;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许多文学家则用英语创造新文学。德国、法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靠文学的力量才变成了标准国语,即全国通用的白话;而国语运动又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力的语言工具。可见,西欧各国的国语运动不仅促进了各国语言的统一化白话化,而且也打通了由中世纪文学过渡到文艺复兴后的近现文学的渠道。

中国晚清兴起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进行到底,但却缩短了中国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白话文取代言言文的历史进程。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先驱们自觉地有意识地以进化的文学史观探讨中外文学变迁的趋势,认定现代新文学必须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白话国语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因此把以白话文取代言言文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使命之一。随着平民主义思潮的激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涨,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很快取得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决定性胜利,完成了晚清白话运动尚来完成的历史任务,奠定了新文学白话化的根基,使中国新文学涌进了世界近代俗语文学的潮流。

文学语体化或白话化,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学“现代型”的特征之一,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改革的成果,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文学语言本身。文学白话化不只是大大推动了国语运动,加快了国语标准化统一化的步伐,不只是带动了教育改革,使教育向平民化靠近一步,不只是更有效地发挥文学的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社会功能,有力地配合了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而且文学白话化促进了作家思维的发达,有助于更新思维方式,增强思维活力,可以更精确地表现新思想新内容,特别有利于现代意识的复杂性和心理结构的多层次的表达,这必然给新文学带来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的思维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的伴随;尤其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一系列的形象思维活动及其思维成果,总是和相应的语言胶结在一起的。正如高尔基所说:“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可是事实后面



隐藏着它的社会意义,每种思想都包含着原因:为什么某种思想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艺术作品的目的是充分而鲜明地描写事实里面所隐藏的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所以必须有明确的语言和精选的字眼。”^①正由于语言的白话化与作家的思维能力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密切相关,所以新文学先驱坚定地相信:“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日的感情,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况,非用白话不可”^②。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不仅能开拓作者的思维,促使文学自身功能的变化;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白话文学更有利于读者阅读、欣赏、感知、理解、吸收、辨析、选择、深省、彻悟,既能拓宽自由想象的空间,又能鼓动起联想的羽翼。因为“书中每一个字都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相关”^③。文言字眼虽然也能拨动读者思维的琴弦,也能敲响灵魂的音板,但由于文言的艰涩古奥、呆板僵硬,它的拨动力和敲击力是极其微弱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现代读者的接受、赏析尚且受到障碍,至于那些文化层次低的读者更只好对着作品或书本发呆,茫无所知或食而不知其味。若用白话作为文学作品的信息符号,作为魔灵的手指,那可以更有力地扣动读者思维的琴弦和心灵的音板,发出强烈的反馈信息,引起相应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白话文学的读者层不只是知识分子,可以扩大到广大民众,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文学的接受者和欣赏者。可见,文学的白话化,不仅仅是个语言形式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现代中国人民的思维能力的开拓,关系到新文学生命力的增强和社会影响的扩大,关系到全社会审美心理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关系到整个新文学事业的平民化。难怪陈独秀把白话文视为“文学的德漠克拉西”。

由于文学的白话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白话文学的提倡遭到守旧势力的多方面的诋毁和攻击,直到一九二六年鲁迅写《二十四孝图》还愤怒地表示“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以捍卫白话文学的成果。可以想见,作为新文学“现代型”特征之一的白话化,获之不易,得之实难。

① 《和青年作家谈话》。

②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③ 郎士:《乐园之花》第12节。



体裁大解放的文学

体裁似乎属于文学形式的范畴,被一定的内容所决定所制约;但是它不像内容那样活跃,经常处于动态,而常常呈现着稳固的态势,往往内容变化了体裁仍然如故。五四文学革命中,相对来说文学内容的革命要快于大于体裁形式改革的步伐,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向旧体裁进行一次次挑战和冲击,它的变化仍适应不了内容变化的趋势。因此,新文学先驱们在特定的阶段对体裁(包括语言)的改革看得重于或先于内容的改革,把体裁的革新作为文学革命的前哨战或突破口,下大力气提倡各种体裁的解放,冲破旧体裁的陈规戒律,砸碎旧体裁的镣铐,创造适应启蒙运动需要的能够比较完美地表现新内容新思想的新体裁,以铸成平民化的“为人生”文学。而这种新体裁同中国已程式化的古代文学体裁相比,具有自由化的倾向,这是新文学“现代型”的又一特征。究其根底,各种新体裁的自由化倾向,是与新时代精神及新文学表现内容联系在一起。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狂涛必然带来思想界的大活跃大解放,一切老八股老教条、旧框框旧格局统统被排除,整个社会现实、人生形式和社会心理在发生剧烈变化,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得到空前的自由舒展,这些都急切要求新文学的各种体裁应该自由化、新颖化,那些程式化僵硬化的旧体裁不彻底改革是没有活路了。

从体裁改革入手以创造自由活脱的新体裁,进而建设一代新文学,这是带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处在西欧中世纪文学大断裂期的但丁,对意大利文学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体裁革新开始的。他创作的《神曲》,标志着他对文体革新作出的劳绩,即不仅以意大利的白话取代了拉丁文,而且按照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叫“三韵句”的格律写成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雨果,于一八三〇年创作了五幕剧《艾那尼》。围绕它的公演,守旧派和革新派展开了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体裁形式的革新上。《艾那尼》完全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的框架,摆脱了“三一律”的束缚把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构在五幕剧的不同地点和时间,并冲破古典主义悲喜剧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把悲喜剧糅合在一个剧本里。实际上它在呼唤戏剧体裁的大解放,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在戏剧文学上的反映;由于这场斗争的胜利,从此开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新风。中国晚清文学改良,虽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体裁有所改革,发生了局部变异,向着体裁的自由化逼近一步;但是从整体上

